

剪燈新話句解

下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下

寶玲文庫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

訂正

垂胡子

集釋

永州野廟記

永州

今隸湖廣布政司

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

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

參及也杜詩黛色參天二千尺

而蔽日

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

必以牲宰

牛羊豕繫卷曰宰將用曰牲

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

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隨

皆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

衡州今隸湖廣道由廟下囊橐貧匱有底曰囊無底不

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

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千乘

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道家有玉樞經雷

化天尊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狀

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

衡州通祝融峯在衡山西北謁南岳祠祀典以衡山為南

蓋祀衡山之神也思憶前事具狀焚訴是夜夢駛音決疾也卒來

建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駛卒引

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柵簾編玉為簾也簾內設黃羅帳

燈燭煒煌晃若白晝嚴邃深遠也整肅寂而不譁應祥

屏息俟命俄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者

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

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守分而已

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荅威問吏曰日間投狀

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

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竭不能以牲醴祭享

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踣幾為所及

驚怖急迫無處伸訴以致唐突聖靈誠非獲已吏入

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追捕罪人而對問也即見吏士數人騰

空而去俄頃押一白鬚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

宣旨詰之曰汝為一方神祇在天曰祇音岐衆所敬

奉奈何輒以威禍恐人求其祀饗迫此儒士幾陷死

地貪婪財曰焚其人取其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某

實永州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為妖孽所據已有年矣

力不能制曠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奠酌以酒

祀神也皆此物所為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

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與妖作孽無與為比

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蛟毒虺地毒蛇一名虺江淮

也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非

神使來建亦焉得到此即聞殿上宣言令吏士追勸

勸考也追罪人考問也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眾吏士

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音肖勦捕猶言力捕戰而捕也不

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

見數十鬼卒以大木昇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

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覺汗

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

問於村氓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

伐之聲驚駭叵測旦往視之則神廟已為灰燼一巨

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元首也孟

不忘喪其元其餘蟒虺音大蛇也騰飛屬無數蛇能興雲霧

腥穢之氣至今未息考其日正感夢時也應祥還家

白晝閑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對事即抗

其臂以往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音朝取

人以自上一籠一白衣絳幘丈夫形狀甚偉自陳在世
下謂之四單

無罪為書生畢應祥枉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

族殲夷殲盡也謂死巢穴傾蕩寃苦實甚應祥聞言

知為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與妖作恠之事對辨

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南

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祠徵驗其事已而衡山府

及城隍祠回文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

怒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押赴鄂都山名在北

有大帝主管世間地獄李白永不出世即有鬼卒數

人驅之去王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

畢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下批八字云除妖去害延

壽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悟乃曲肱几上爾

申陽洞記

隴西縣名今隴陝李生隴西之李恭名德逢年二十

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為鄉

黨賤棄天曆元文宗間父友有任桂州即今桂林府

司監郡者回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

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

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

十七翁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如親隣里亦罕見之

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墻戶闔扃鑰如故莫知

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

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

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
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在將及半載竟
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獐逐之不捨遂
越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彷徨
徨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烟昏雲暝虎嘯猿啼
遠近黯然若一更之候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
之至則塵埃堆積墻壁傾頽歎蹄鳥跡交雜于中生
雖甚怖懼也然無可奈何少憇廡下將以待旦未及暝
目忽聞傳道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
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劫乃攀緣欄楯伏於梁間
以窺其所為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為首者頂三

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狂據神案而坐從者

十餘輩各執器仗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

則皆猥穢之類也

猥穢郭漢云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

生知為邪

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簇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羣
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夕則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

神座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出而南

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蹤由此而入生往來穴口顧

眄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

見天自分必死旁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

咫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曰申陽

之洞守門者數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覩見生驚曰

子為何人而遽至此生磬折

莊子夫子曲腰磬折註

也作禮而答曰下界凡氓久居城府以醫為業目之

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墜

於斯觸冒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

之曰汝既業醫能為人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

門者大喜以手加額

宋司馬光赴闕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言喜而敬禮

之意曰天也生請其故曰吾君申陽侯昨日出遊為

流矢

如流星之過矢也漢高帝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

兩中卧病在床而汝

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賜也

賜乃邀生坐於門

下踉蹌

行不趨入

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其主之命

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

戚同憂也

禍及股肱毒流骨髓

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良劑是受

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

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

其華麗見一老獼猴

猴類一名馬留但性靜而猴性躁

偃卧石榻之

上呻吟之聲不絕美人侍側者三皆絕色也生診其

脉撫其瘡詭曰無傷也予有仙藥非徒治病兼可度

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

漢武內傳天上之藥服之後天

不老而凋三光矣

今之相遇蓋亦有緣爾遂傾囊出藥令其

服之羣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

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既獲仙丹永命吾等獨

不得露刀圭

東坡詩促膝問道

之賜乎生遂罄其所

賞徧賜之皆踊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

用以淬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箭鏃而射勢勢無不

應弦而倒有頃羣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寶

劍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疑

三女為妖欲併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非魅也

不幸為妖猴所攝沈陷坑穽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

除害即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

址其一即錢翁之女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生雖能

除去羣妖然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

知自何來皆身被褐裘長鬚鳥喙推一白衣者居前

向生列拜曰吾等虛星之精老父蓋老鼠也方書云老鼠老愧皆虛星精也

鼠能夜視凡人久服槐子可夜讀書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據力不能

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讎

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放袖中出金珠之屬置于

生前生曰若等若即汝也既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

孱劣耶白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

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

諸天出入自在爾非若彼之貪媮肆暴害人禍物今

其稔稔穀熟也析子厚集紂惡也稔音任惡不已舉族夷

滅蓋亦獲咎於天假手於君爾左隱十一年鄭伯曰天禍許國鬼神假手

我于不然彼之凶邪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

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美名非吾主之舊號

也生曰此地既為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謝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羣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於路口生挈三女以出逕叩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納為婿其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後至其處求訪路口則曹豎章喬林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焉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今隸浙江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江南之語才子者必曰元白以子之或使我不能獨少於吳越之間東坡曰放教

退之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

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狎惜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

會于鴛湖凌虛閣湖在嘉興城南湖中多有鴛央故

宴於此以避暑云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空閣皆閣

筆閣廢也詩曰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

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佛塔詩倚天

絕玉浮圖此稱玉浮圖掀簾欲共姮娥語掖以

舉肯教霓裳一曲無羅公遠開元中秋夜待玄

中否乃以校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帝

同登行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關公

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素紳寬衣

舞於廣庭帝問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

手弄雙頭茉莉枝越五穀無味百葩不香獨此花

不隨水土而變婦女取而為簪東坡曲終不覺鬢

見黎女戲作句云暗麝著人簪茉莉

雲歌玕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曲曲欄干井井屏六銖衣薄懶來凭

我上清童子見其衣極細問之曰夜深風露涼如

天上皆著六銖衣此五銖衣也

許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呼陸贄不名而行也唐德宗

陸呼之曰亦簪纓族俗以大夫冠上加簪也纓冠索也父

父母存家貲巨萬猶萬萬也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

門婦道甚修家法甚飾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

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父族也為吏部尚書以書自

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大江之南江水出岷山至一

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在則又失功名之

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

以射四方

禮記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

丈夫壯而立身楊

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

母在堂溫清之奉甘言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幸

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

親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唐狄仁

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望見白雲撫西山之頽

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而去

剪燈下

九

日故為太子洗馬上表云祖母劉氏晉

奄奄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

十日為京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

趙子捧觴為大夫人壽自製齊天樂曲一闋歌以侑

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

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

雨雨鳳祈鸞分鳳凰釵也鸞鸞鏡也陳鴻作楊幽

白樂天詩釵留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

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話蟠花命蟠花金縷

羅絳春明退朝錄官話院勅柳官袍製錦錦製為

除可拜夫八問起居要待封妻封母君須聽取怕

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綠衣相對舞老榮

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衣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維舟之而行至都

則尚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大夫

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

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追音貫其灾

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回遂不起臨終呼愛

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

吾又不幸罹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死無以相

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

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

親造棺槨葬於白苧村在嘉興縣既葬旦夕哭臨靈几前

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

南直隸蘇州府宋置平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

完者為江浙參政達丞相即達識帖睦爾楊完者入

苗所居地元至正十七年江浙左丞相達識帖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拒之於嘉興不

戰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戶者楊完者所

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給之沐浴

入閣小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

乃以綉褥裹屍瘞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

款浙省通款通狀附也至正十七年張士誠請降

至平江撫諭之詔楊參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

始間闕猶艱難也海道由太倉在蘇州府崑山縣東城內

市舶提登岸運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

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鴟惡聲鳥也賈誼

名鴟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

知去向惟中堂巋然獨存乃洒掃而息焉明日行出

東門外東門即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蒼頭

恭傳註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又蕭呼而問之備述

其詳則老母辭堂生妻去室矣李陵與蘇武書老遂

引趙子至白亭村其母葬處指松柏而告之曰此皆
六娘子之所種植也於六娘子稱姊妹之行也或云趙子
之六娘子行在第六故其妻亦謂

之六指瑩瓏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六
娘子歟

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

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哀麻哀線同母喪齊線
婦人從夫服故也手扶

棺親親自負之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

舍被占占據也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

即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感即至銀杏

樹下設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屍大慟絕

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葬於母墳之

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惠流輩莫及今雖死矣

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晉大夫葬處也趙文
子曰九原可作吾誰

與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

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于墓下歸則哭於園中將

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不能寐忽聞暗

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祝之曰倘是六娘

子之靈何恠古吝字一見而叙舊也即聞言曰妾即

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

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行貌而至五六步許即

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

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詞名後漢
竇憲奪沁

水公主園後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人曰為詞後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詩一日不見如三秋

也月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夫人稱曰姑之父高整埋

葬親曳麻衣夜下燈火晨占喜鵲古卜用龜筮用

卦漢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必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日暈得酒食燈花得

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黃山谷詩慈母每占烏鵲喜佳入應

賦歌兩打梨花書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

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垂履禍機向銷

金帳底宋學士陶穀得党太尉姬取雪水煎茶下

飲羊羔兒猿驚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兮

香羅巾下玉碎花飛魏宗室景皓曰大文夫寧為

達曰丈夫寧為玉碎安可沒沒求活杜月諸綠珠詩樓前甲上紛如雪正是花飛玉碎時要學

三貞義婦節婦烈婦或曰孝子忠臣烈女須拚一死拚本作拌方言棄物謂之拚

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念美除非盡裏得見崔徽

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與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徽寫真

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為即死矣元微之為之作歌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腔詞之

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殺身之節

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

雞野鷺山雞小雉也一名錦雞有美毛其色鮮明五

鷺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戲笑

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豈解舉案以齊眉漢梁鴻妻

耀家貧債備為事每進食令色巧言論語巧言令

舉業齊眉不敢仰看也十三

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齊有一女東西兩家求之

語文曰欲東左袒欲西右袒其父習遺風張郎婦而

李郎妻凡媚妓之類今日事張公飲酒李公醉是亦

有此事非也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家即便棄其

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并曰採掇蘋蘩採拾

水上浮萍白蒿也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

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為美之也左隱三年君子嚴祀

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奠以禮無愧於心歌於

斯哭於斯禮記柩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曰美哉

未嘗窺戶豈料昊天不吊仁覆閔下謂之昊天大患來

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四境晉書石勒與李陽爭漚麻

曰孤厭卿老拳長槍大劍耀武於三軍一萬二千五

諸侯三軍既據李崧之居五代史李崧第賜蘓逢吉崧

弟嶼嶼與逢吉翰林學士陶穀譖于逢吉奪我第崧又

誣作亂誅崧又奪韓翊之婦唐逸史韓翊少負才名

雖貧往來皆時賢遂就之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為

今在否繼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入手柳答曰

繼使君來豈堪折後為藩將沙叱利勝情震候許後

軍中惡名夫入後升堂挾柳氏馳馬而至於時沙叱利

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奈久而乃甘心玉碎決

意珠沉晉書陸機傳一辭連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

之入井

孟子赤子之

井非赤子之

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

容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

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慰良久曰問大夫人安在曰

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

何以猶墮鬼趣

佛氏有六道之說

對曰妾之死也冥

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

常州府屬縣

宋家托為男子妾

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遲之

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

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驗遂與趙子入室歡

會款若平生雞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

郎珍重從此永別矣曰哽咽佇立

哽咽悲塞也

天邑

漸明歎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

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

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

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願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

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為親屬自此往來餽遺音

問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

今南

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

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

學在本城南門內

同學有金氏

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

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

十二欄干七寶臺

李白詩天上白玉京以十二樓五

賜食餘見

春風到處艷陽開

楊繪詩傾城東園桃

樹西園柳何不移教一處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臺

舊志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

為女子後山伯為鄞令卒祝氏道過墓下泣拜墓

懷抱何為不肯開我願東君勤用意

禮記

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楚詞

早移花樹向陽栽

東皇太一以配東帝即東君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為其議親

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

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

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

戶甚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

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

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因緣也今當語之曰

寒家有子粗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

華禮記儒行華門蓬戶註華以安於貧賤久矣若責

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

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

論財夷虜之道司馬溫公吾知擇婿而已不計其他

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瞽之

入門芳記見聯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消日

結親凡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

禮納采有雁無羔蓋羔者卿之贄雁者大夫之贄後人以卿大夫之贄并用於婚禮者其失與雁之義矣

程子曰奠雁者取其不冉偶也二人相見喜可知矣

俗稱新婦初謁翁姑謂之過門

左傳晉文公聞子是夕翠翠於枕上作臨江仙詞曲名

一閱贈生曰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

春汗沾蝴蝶粉蝶翅有粉以此鈿華唐人咏蝶詩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

香身惹麝香塵○帶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著

顰帶淹也尤甚也蓋取朝雲暮雨之意西廂輕憐記且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帶雨心

痛惜莫嫌頻願即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

春武陵即今湖廣道常德府陶靖節集晉太元東武陵漁人沿溪行忽逢桃樹挾岸屋舍儼然男

女明種見漁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今是何世漁人具言史漢魏晉間之皆歎息數日送出

今苑源縣南有苑源山即此也詞曲中有武陵春

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東華帝君所居稱紫府抱朴子頭曼都自云到

天上過○誓海盟山心已許山海經炎帝之女溺紫府

鳥舍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列子比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之險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

公曰我死有子孫子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告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唐王建精衛幾番淺詩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苑子還生

笑輕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



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孔翠之在赤霄

孔翠孔雀翡翠也赤霄絳霄也杜詩

孔雀行赤霄玄圃須來往翠尾金花不辭辱

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也未

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為

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士誠關土益廣跨江

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

周正建子古者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自漢以來始建年號通行天下以為正朔道途始通行

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

不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及至

紹興今浙江布政司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

今中都鳳陽府

元置安豐路則回湖州

今南京駐札矣

札亦止也生來往江淮備

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此心終不少懈草行

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

事威焰赫奕

明威也

生佇立門墻躊躇窺俟將進而未

能欲言而不敢闔者

守門者

恠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

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以不遠千里至

此欲求一見爾聞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

干

猶幾何也

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金之妹

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

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曰府中果有劉氏者

淮安人其齒

也年

如汝所言識字善為詩性又通慧本

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

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
 拜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
 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
 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
 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
 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
 新衣一襲衣上下皆具曰襲今人亦曰一襲令服之并以帷帳衾席
 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
 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
 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水行曰涉遂禽蓋素所習
 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棄亂崛起倔強也猶

暴起方嚮用於時趨從者眾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

啓雖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魏晉

間鎮外者辟舉能文之士為記室參軍唐之掌書記亦本於此生聰敏者也性既

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

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

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

聞閤深邃內外隔絕欲達其意而終無便可棄荏苒

數月時及授衣詩九月授衣績之切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

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為再看樂處豈知愁

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淮南子

失馬人吊之翁曰詎知不為福數月馬將胡駿馬

而至人賀之翁曰詎知不為禍後胡兵入丁壯

者戰死十之九此夜庭中獨舞鸞

子獨以破故得保此夜庭中獨舞鸞

夫人曰妾聞鸞見類則鳴懸鏡照之鸞觀影悲鳴

中宵一奮而絕又王章為重泉令鸞至學館章使

椽公沙壘為張雅樂鸞霧閣雲廳深幾許可憐辜

舉足張翅應樂飛舞

負月團團

詩成書於片紙拆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

豎而告曰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

本作澣濯而縫絰之將以禦寒爾小豎如言持入翠

洗也

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為一

詩亦縫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

難斷桓温入蜀至三炭中有係猿子者其腹中視

之腸皆一寸寸斷又唐武宗疾篤孟才人者以歌獲

寵請歌一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

尚温而生不相從死亦從

也長使德言歲破鏡樓見聯芳

終教子建賦遊龍曹

植字子建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綠珠碧

玉心中事晉石崇為交趾

珠美而艷孫秀從趙王倫求

之崇不與倫怒遣人取崇

綠珠自投樓下而死唐

喬知之妾曰碧玉美人善

歌舞武承嗣借教歌舞

不還知之妾曰碧玉美人善

歌舞武承嗣借教歌舞

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

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

碧玉得詩繫於裙帶

覓井而死今日誰知也到儂

承嗣知之慎恨遂殺喬知之

而苑

儂吾也吳會之

人自稱曰儂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

痼也病翠翠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

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疑淚滿眶

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道場山在

湖州府城南麓山是也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

轉之意不妄余席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

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

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

免於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

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

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商行賈也販賤實貴也路經湖

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翠與金生

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

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為李

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日遂

僑居於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

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音瀨粘米也羹茗溪

之鮮鯽以烏程酒出飲之茗溪源出於天目山經枕湖二府夾岸多茗花每秋

飄散水上如飛雪故曰名焉程湖州屬縣蔡時明旦

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詩小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

德昊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禮孔子曰婦人

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

多艱曩者漢日將頽後漢靈帝時日數無光占曰

久無光也楚氛甚惡楚盟于宋晉荀盈謂趙文子

甚惡曰楚氛倒持太阿之柄漢梅福傳倒持太阿授楚

擅弄潢池之兵漢龔遂傳渤海盜起丞相舉遂為

困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封豕長蛇左定四年申包

豕大豕也國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

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

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晉陶侃夢生八翼飛而

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閭者以杖擊思故國而三魂

屢設胎道經三魂爽靈良辰易邁也過傷青鸞之伴木

鷄張復年老妻孫氏妙年因病請主簿周默診視

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帷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

伴木雞孫氏答云兩集枯池時暫綠藤籠古木

豈遣媒通之莊子連生篇紀消子為王養闢雞問

曰可闢乎曰幾矣怨耦為仇左桓二年晉師服曰

懼烏鴉之打丹鳳杜大中武人詞於鸞枕几上有

感激胡蝶月蝶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

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晉王敦荒淫於色身為之

蓬島踐當時之約楊通幽曰我太上侍蓬萊之山謂

聖上大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頗重聖上降理於

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

葬金生與翠娘之墳爾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為

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賤

音暫賣也猶欺也我今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

至此而汝藏蹤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為父子死

何間焉汝如有靈母各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

於墳以三更後翠翠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

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

李氏之憂在於蕭牆之內註門屏也兵興屬郡不能

效實氏女之烈奉天實氏二女唐永泰中為羣盜所

乃致為沙吒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

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駟儉之下材史記貨殖傳

也駟音壯也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

不言之婦左莊十二年蔡哀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楚

又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夫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

王叫九關而無路天門九重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

棄舊恩特勤遠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杭儷

猶言配耦也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歿妾含冤而

繼殞欲求耐葬合葬幸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

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爾今汝已矣

將取汝骨遷於先壠亦不虛行一遭也一遭猶復泣

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視膳庭闈左閔二年里克

君膳者也註 歿且無緣不得首丘塋壙禮記太公返

曰狐死首丘註狐雖微歿立其所掘藏之地是生而

然而地道尚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溪

山秀麗卉木卉草之總名也榮華既已安焉非所願也曰抱

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

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者指為金翠墓云

龍堂靈會錄

吳江南直隸蘇州府屬縣有龍王堂龍王祠在滄濱江上相傳

土宋景祐間葉清臣曰堂蓋廟也所以奉事香火故

謂之堂或以為石崖陡音斗崖壁峭絕也出若塘岸焉故又

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松而右太湖風濤險惡眾水

所匯禹貢東匯澤註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夙

著靈異具載于范石湖吳人范成大仕宋為資政殿

書石湖二字賜之所編吳郡志元統元順帝間聞人

復姓少正子述者以歌詩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

龍掛乃白龍也鬚髮亂下垂如一玉柱鱗甲照耀如明

鏡數百瓦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以為

平生奇觀莫之能及兩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

一章於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孰

駭違求晴得晴兩得兩平生好奇無與伍偶訪水

尋山遍吳楚扁舟一葉過垂虹垂虹橋一名長橋在吳江縣東門外

橋東西千餘尺橋濯足滄浪洗塵土漢水一名滄浪水孟子孺

上有亭名垂虹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蘇州府西南有滄浪亭又古詩振

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神龍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觀

鬢尾蜿蜒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舞村中稽首朝

平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除

灾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汲

挽湖波作酒漿採掇江花當散脯大字淋漓寫庭

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人不識謫仙人賀知章見李白此天

上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題畢回舟卧于蓬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

禮于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木玄虛海賦水

府之內極深之庭註劉劭趙都賦天洩水府百川是府又五代史楊行密封馬當為上水府象石為中水

府金山為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左僖四年

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註北杜相誘曰風言雖馬

牛風逸亦不相及也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母苦但

請瞑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聲久之

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嶸儀衛森列寒光逼人不可

睇視楚人為真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冠服劍佩

而出廷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

勢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

酬坐未定闍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

同入其一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

蕭洒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謂子述曰

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范相國晉張使君唐陸處士爾

范相國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佐勾踐平吳伯越以

為大子致產盡散其財而歸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

命工以良金鑄其狀而朝禮之張使君翰字季鷹吳

起思人有清才繼任不拘仕為齊王周東曹掾因秋風

為身後名乎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時高其志陸處士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自號江

湖叟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名不至嘗乘舟茶

奮筆來釣具往來江湖與皮日休羅隱為益友著吳

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

三高在

吳江縣東門外范成大湖記云三君生不并世而清

風俊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

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

王曰

詩人遠臨貴客偕至賞心樂事

謝靈運詩序良辰佳

景賞心樂事四者難

并不期而同即令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

饌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至方欲飲闚者奔入曰吳

大夫伍君在門

尚伍君伍員也字子胥本楚人父奢兄

佐吳王闔廬以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其屍以報

父讐後吳伐越戰于攜李吳師敗績又戰于姑蘇大

敗吳王死夫差立敗越於夫椒以報姑蘇之耻勾踐

乃以甲兵五千入搜于會稽山使大夫種以美女寶

器曰吳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子胥諫不聽退而

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子胥諫不聽退而

治乎後吳將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不

如早從事焉王不聽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伯

諸諸之乎王賜屬錢以死將死曰樹吾墓壘可材也

吳其亡乎扶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自對王

乃取其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王急起迎之

既入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然變色變

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

前卷下

二十一

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
高為目立亭館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座曩
日吞吳之恨寧忍忘之耶即數其罪也而范相國曰
汝有三大罪而人因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而盜
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矣
相國默然請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卧薪嘗
膽史越王勾踐置膽於坐卧於薪上嘗膽欲雪
夫椒十年生聚夫椒十年生聚聚財也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
之何至假負薪之女為誨淫之事易系曰治出此鄙
計不以為慙吳既已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左昭二
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巫臣之妻殺三夫可無
德乎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註尤

之物尤異反與共載而去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妲己
氏女列女傳有蕪氏得罪於紂以妲己蒙其面而斬之
所言皆從竹書云太公呂尚取妲己蒙其面而斬之
懸小白高頰違令而戮麗華高頰仕隋晉王廣伐陳
以頰為元帥三軍皆詔
滅吳以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
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種本楚人姓
文字子禽蜚鳥
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云矣夫自不能事
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
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鮑叔名牙管仲名夷吾
鮑叔牙曰君欲為
伯非夷吾不可小白從之管仲相齊蕭何之追韓信
桓公伯諸侯九合一匡小白桓公名蕭何之追韓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蕭何沛人也韓信淮陰人也干項羽羽不用亡歸漢

漢王赤之奇度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也自楚之人

言於上曰何亡諸將易得耳至如信國士無效乃拜

也曰廷韓信也諸將易得耳至如信國士無效乃拜

信將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

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

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而

不受魯仲連齊人秦之圍邯鄲也梁使新垣衍言於

乎欲蹈東海而置酒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天下士

者為人排難解紛而張子房辟穀而道引張子房名

無取也乃辭而去張子房辟穀而道引張子房名

高帝師於天下封留侯即導引不食穀曰掉三寸舌為

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

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

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

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兵以復父兄

之讎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為有餘矣事吳至

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屬饑饉之慘終無怨辭

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治吳

之禍而為身後之憂則智為有餘矣使吾尚在則會

稽之栖不可以復振樵李之戰不可以詭勝而越之

君臣將不暇於朝食構李城名越之戰于樵李在又

焉能得志於吾國乎蓋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

之進而子西而在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蠶

之用而在於吾之受戮吾若不死則苧羅之妹苧羅

山下有方石即適足為後宮之娛榮植之華吳越春秋

使木工三千人伐榮植欲以獻吳久不得歸長五寸

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于吳適足為

前殿之誇姑蘇之臺麋鹿豈可得遊至德之廟在

大伯之廟吳未悉豈至於遽生哉唯自戕其骨鯁平

傳項羽骨鯁之臣有亞父自屠其股肱書曰股肱手足

也故讎人得以乘其機敵國得以投其隙盖有幸而

然爾豈汝伐國之功謀國之策乎相國辭塞乃虛位

以讓之伍君遂處其上相國居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王坐於末席而已酒

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歌詩以為樂伍君乃左撫劍

右擊盤朗而作歌曰

駕餘艗之長舟兮

餘艗吳大舟名也

覽吳會之故都

吳地本吳

會稽郡故張館娃之無人兮

麋鹿遊於姑蘇憶吳

子之驟強兮盖得人以為任

吳太伯後本此云吳壽夢借稱王此云吳

闔廬也指戰栢舉而入楚兮

栢舉本楚地左定四年

五戰入郢盟黃池而服晉

左哀十年秋七月晉侯及吳子盟于黃池吳晉

爭先乃先晉人今云服晉者意侯服也何用賢之

不終兮乃自壞其長城

齊柘道濟臨苑曰迫爾東

而乞死兮

爾東今浙江寧波府勾踐敗吳欲遷夫

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云始躑躅而哀鳴

泛鳥夷於江中兮

鳥夷華

驅白馬於潮頭臨安志

而為神依潮往來日流揚波或見其乘白馬素車
在朝頭者每歲中秋既望湖水極大杭人以旗鼓
逐之弄潮之巧胥山之舊廟兮胥山今杭州府吳
戰蓋始於此此馬祭挾天風而遠遊龍宮鬱其嵯峨
上立立白白在江上在江上挾天風而遠遊龍宮鬱其嵯峨
子胥曰子胥曰在江上在江上挾天風而遠遊龍宮鬱其嵯峨

兮水殿開而宴會日既吉而辰良兮接賓朋之冠

現其現其漿而酌桂醕兮醕酒也楚辭奠桂酒兮椒

音其音其中也擊金鐘而曼鳴球鳴球也書益稷曰曼擊

鳴湘妃漢文出而歌舞兮瑞霧靄而祥烟浮夜迨

迨而未央兮央中也言心搖搖而易醉撫長劍而

作歌兮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

歌竟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霸越平吳扁舟五湖昂昂之鶴昂昂超然之貌泛泛之鳧

功成身退辭榮避位良弓既藏黃金曷鑄萬歲千

秋魂魄來遊今夕何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

樽俎妙女嬌娃載歌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

對不樂日月幾何金樽翠爵為君斟酌後會未期

且此歡詭

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掛席來東吳西風旦夕起飛塵滿皇

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華亭鶴晉陸機

王孟玖諧之狀機殺之臨刑嘆曰華亭鶴唳可復

何似松江鱸巨口細鱗豈意千年後高名猶不孤

鬱鬱財神靈府濟濟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醞傾醴

胡醪醪醪之精者也牛羊乳謂之妙舞躡珠履春
申君傳客一人皆跌珠履千狂吟扣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
歌呼作詩記勝事流傳遍江湖

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能

言鴨甫里所居也陸處士有闌鴨一闌有一使過

侍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奈何使者恐酬以素中

金問其語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上馬去陸

曰戲耳乃不釣襄江縮項鮪郭璞云江東以鮪為

細鱗魚也鼓瑟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預華筵何

復温嶠燃犀照已被傷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

屋瓦白玉為門樞屏開玳瑁甲玳瑁龜屬檻植珊

瑚株珊瑚如玉紅潤生海中祥雲瑞靄相扶輿

佳氣上通三光下八區自非馮夷與海若海神

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

冠冕聚忙呼玉女捧牙盤牙象催喚神娥調翠釜

長鯨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頰

之珠照樽俎鰓鬚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

宮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

瑟秦家公主來吹簫公主弄麻姑碎擘瓊脯

過縈經家邊麻姑進美膳洛妃斜拂鳳凰翹

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

禮樂志金支翠華一麻鹿翠旌註金支樂上象飾有

也青山之神余所慕曾謁神祠拜神墓相國不改

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度座中更有天隨生口食

杞菊骨骼音清陸處士有杞菊賦平生夢想不可見豈期

一旦皆相迎主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歸頃刻

周遊八極隘四溟固知不是池中物三國吳志孫

資劉備周瑜曰蛟龍鯁生張良傳註何幸得遭逢

坐令槁朽生華風李長吉詩誰知待以天厨八珍

之異饌天厨帝厨也八珍周禮膳夫九王之饋所管也又張蘊古大寶箴羅八飲以仙府九醞之

深鍾九醞酒名也唾壺缺塵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

王敦以玉塵柄叩唾壺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

間摸明月摸手捫也明月但將詩句寫鮫綃留向

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村喔喔晨雞鳴山寺鐘

隆曉鐘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捧照

棄之珠珀瑤箱盛開水之角通天犀真者入水則餽

贈於子述命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

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

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

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

亦以膽氣許之至元元順帝丁丑僑居上蔡河南道汝寧府

屬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音鮮野火之後蕩無

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

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栢林即投身而

入倚樹少憩鵲鳴其前一名訓狐晝無所見豺狐

嘒其後頃之有羣鴉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跂舉足也

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恠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

僵卧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羣屍競起

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急攀緣上樹以避之

羣屍環繞其下或嘯或詈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

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

穿漏見一夜又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青色大呼

濶步逕至林下以手撮手取也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

噉瓜之狀食訖飽卧鼻息也之聲動地大異度不

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屏同逸行不百步則夜又

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急入投之

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見佛

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潛於腹中自謂得所

托可無虞矣慮也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

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頓食一次也蓋少食鎮心

也不用食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

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矣大異得

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胡鬼即佛也汝公猶反自

掇其禍即出寺而行遙望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讓

而坐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

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

此酣暢此人大膽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哉爾

裁切即踉蹌哮吼踉蹌走貌哮吼或搏牛奮其而擲或

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赴之前阻一水大異

亂流而渡橫流而濟諸鬼至水則不敢越焉及半里

大異回顧猶聞喧嘩之聲靡靡不已須臾月墮不辨

蹊逕失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

眯物入也陰氣徹骨羣鬼萃焉有赤髮而雙角者綠毛

而兩翼者烏喙而獠牙者南夷別種牛頭而數面者

皆身如藍靛音殿藍口吐火焰見大異至相賀曰讎

人至矣即以鐵紐繫其頸紐系皮縛拴其腰絳索也

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即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

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責之曰汝具五體而有知識豈

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

之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易睽卦上小雅所謂為鬼為

蜮小雅彼何人斯篇文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工一名

射工一名射工一名射水中有

輒散惡瘡其人他如左傳所紀晉景之夢伯有之事

鄭大夫左襄七年鄭殺伯有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

有曰伯有至矣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又懼子產立

其後乃止撫之皆是物也汝為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

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烏得不甘心焉即命眾鬼卸其

冠裳加以捶楚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王乃謂之曰

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念泥豈可

為醬曰願身長三丈羣鬼即摔之於石床之上如搓

粉之狀搓粉搓兩衆手翻覆而按音過按摩之不覺

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裊裊長貌如竹竿焉眾笑辱

之呼為長竿恠王又謂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

身矮也短也一尺乎大異方苦其長不能自立即願身矮

一尺羣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麪之狀極力一捺音茶

也手按骨節磔磔音斥開裂聲也有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

藥也如巨蟹焉眾又笑辱之呼為彭蜺恠彭蜺似蟹而小晉蔡

謨初渡江見之曰蟹有八足加以三螯既食方大異

蹠蹠旁行貌於地不勝其苦苟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

足下平日不信鬼恠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眾

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許如許之許許請宥

之即以兩手提挈大異而抖擻之抖擻起須臾復故

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

物相贈所貴人間知有我輩爾老鬼曰然則以何物

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之角即以兩角置於大異

之額岌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本作風之嘴即以

一鐵嘴加於其唇尖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

華之髮即以赤手染其髮皆鬢鬢被髮而上指其色

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音坎

也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

珍重向者羣小溷瀆溷音混汚辱也幸勿記憶也大異雖得

出然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嘴被朱華之髮含碧

光之睛儼然成一奇鬼到家妻孥不敢認出市衆共

聚觀以為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

懣煩也而死臨死謂其家曰我為諸鬼所困今其死矣

可多以紙筆置柩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州

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瀝酒而賀我矣言訖

而逝過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

振寰宇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

陷為一巨澤瀰漫水廣數里其水皆赤忽聞柩中作

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夷滅無遺天府以吾正直命

為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不復再來人世矣其家祭

而葬之音嚶之間如有靈焉勝本作景福勝音嚶之興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震澤即太湖博學多聞性氣

英邁幅巾隱士之服也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

事亶亶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甚薄日不暇給
常喟然長嘆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能潤其家
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居陋巷一簞一瓢不
改其樂陋巷在兗州曲阜縣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賈誼
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一歲中起太中大夫公卿多短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又為梁王太傅進治安策
豈文章之不賅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李廣隴西人善騎射
從大將軍征匈奴無功竟不侯廣與望氣者王朔語曰諸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功得
封邑者何也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恨乎廣曰嘗殺降羌人百餘朔曰且不得侯者也唐詩曰李廣無功緣

至正初客死潤州

今鎮江府葬于北固山下友人有與之

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驅高車擁大蓋裁冠曳珮

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呵殿而隨護風彩揚揚非

復徃日投北而去友入不敢呼之一日早行復遇之

於里門顏遽舉帷下車而施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

與叙舊執手款語不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隔別未

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

服冠帶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健

羨之至顏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

敢有隱但途路之次未暇備述如不相棄可於後夕

會於甘露寺在北固山吳甘露寺中所建故曰名多景樓度得從容時

頃少叙間澗不知可乎望勿以幽冥為訝而負此誠

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醵酒而往則顏已先

在見其至喜甚迎謂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

矣乃言曰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今為修文舍人

晉書 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答曰 顏淵卜

商舊職也孔子弟子夏冥司用人選擢甚精必當其

才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致非若人間可

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克可以

虛名而躡取一試與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

間秉筆中書唐以來掌書王命漢以宦者

子執大山豈兩魏之徒乎蕭何曹參佐漢高帝

稱四入提兵闔外者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

以外將軍制之註郭門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韓越

漢高帝時名將霍去病武帝時北館閣摛文者

征匈奴有功衛封長平侯霍封冠軍侯

青箱雜記夏英公布也章有班楊董馬之輩乎

字孟堅安陵人撰前漢書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作太

帝時對天人策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武帝時為中

書今修史記劉向揚雄稱其文章有良史之才或曰

司馬相如郡邑牧養民者豈皆龍黃召杜之儔乎

守少卿平陽人武帝時渤海郡歲飢盜起以遂為太

剪燈下

三十九

騏驥伏鹽車而駑為一殿芻豢豈騏驥良馬也喻君子戰

太行白汗交流伯樂通之下車哭之解綾衣以幕下

乘也喻小人退食之詩駑駘誠觀觀市者何其稠鳳凰

棲枳棘而鳴鵙鳴戶庭曰羽虫三百六十鳳五色而文曰九

苞其性非梧桐不宿非竹實不食黃帝召天老問鳳

象對曰鴻前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喙首

戴德頭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扶禮足履文尾擊武

棘非鸞鳳所棲百聖豈大賢之路以喻賢者失位枳

似橋而多刺可為籬周禮考工記橋踰淮為枳鴉惡

聲鳥也楚辭鴉鴉集於賢者槁項黃馘而死於下人

曹商見莊子曰夫處陋巷窮問槁項黃馘者商之所

短也註槁項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者也

不賢者比肩也并有接跡而顯於世故治日常必亂日

常多正坐此也坐緣宜司則不然黜陟必明陞曰陟

明註陟典三考黜陟幽也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賊敗國

之臣受穹也高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

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窮途者獨駕不由途

途窮則必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

此而莫逃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僥攔觀眺口占

律詩二章吟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渚禽呼一江流水三

更月兩崖青山六代都六代都今之南京應天府明無間子知乎傷人

富貴不來吾老矣

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瓦城邊人

四十

翫月

鐵甕城在鎮江府吳門關外客還鄉關在

交其南多瘴去者罕得生還李德裕在何處生度鬼

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器崖州在何處生度鬼

關切名不博詩千首博賭也子物也杜牧詩輕萬戶侯

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據

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左襄二十四

年叔孫豹如

晉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不此之謂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

然而著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為文章將及千餘篇

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為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內

無應門之童李密表云外無知功強近外絕知音之

士劉向說苑伯牙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

我乎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子期死

復鼓琴以為無知音也盜賊之所攘竊攘亦虫鼠之

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為念

恤交為心捐季子之寶劍吳季札号延陵季子聘魯

以劍掛其墓樹而去死付堯夫之麥舟仲淹遺其子

堯夫至姑蘇取麥舟五百斛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

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仲淹曰東

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仲用財於

當行施德於不報刻之桐梓梓類也陸佃云材莫

財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

致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

白十一

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汲
古錄通玄志等書亟命工鏤版鬻之於肆以廣其傳
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吉凶禍福皆前
期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
負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冥司最重此職得之
甚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力所以
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鏤版之恩爾人生會當有死
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
處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即今浙江山水天

歷間卜居鑑湖

即鏡湖在紹興府任昉述異記軒轅

太守築塘於北周回三百二十里

後漢順帝時會稽

萬壑爭流之句

晉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

稱虎頭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

船竿槳通作櫂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

盟鷗沙際黃山谷詩曰寒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

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

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畊叟漁童牧豎遇之

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

千秋觀在會稽縣東北即唐賀知章宅

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

唱應答於洲渚之間菱歌米菱歌令言卧舟中仰視

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織雲掃跡一塵不起

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宋武后時有文才者

為北門學士之問來之問飄飄然有遺世獨

立羽化登仙之意用蘇東坡赤壁賦一句舟忽

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

令言莫測復更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

湛湛琪花瑤草生其中孫綽天台賦琪樹璀璨而垂

苑瑤草不如銀海洋洋異數神魚泳其內烏鴉羣鳴

白榆亂植古樂府天上何所有令言度非人間

披衣而起見珠宮岌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

出被冰綃之衣曳霜紈之帔帔帔戴翠鳳步搖之冠

髻上加之步步而躡瓊紋九章之履九章山龍華

粉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玉環

以玉作如意猶今之骨朵子三國吳胡綜別傳時掘

地得銅匣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形即

此類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謂令言曰處士來

何遲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跡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

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

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

德將有誠悃籍借也卿傳之於世爾乃請令言登岨

邀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殿後

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之屏鋪玉葉簾

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鉤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
香毬二枚蘭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言對席坐而語
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
也此去塵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離席而言曰下界
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
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授以
何言願得詳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
致辭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塵索
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
牛之配齊牛星名天官書牽牛在南斗建星之北爾
雅河鼓謂之牽牛史正義自昔傳牽牛織女
七月相見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污辱之名開其源者齊

諧多詐之書鼓其波者

齊諧齊人志惟之書也諧云
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吾今被召

楚俗不經之語荆楚記

乞巧有絲線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傳會其說而

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宗元字子厚唐順宗時人
作乞巧文以譏當世巧宦

拜且祈惟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交羅且

幸而與之巧焉是邀而祠者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

潛七夕之詠張文潛宋哲宗時人作七夕歌極言牛
女歡會惜別之事其落句云猶勝姮娥

不嫁人夜夜強詞雄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

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

眼穿腸斷為牽牛唐宋邑謹詩起拋擲曰北斗云云題
封錦字添新思拋擲金梭織舊愁

桂樹三天烟漢漢借問榆花早晚秋又曰莫言天上

欲將心事仙郎說

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宋朱文公詩織女牽牛渡

言云有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楊柳

詩未會道人間巧年乞與人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

得心情送巧來唐羅隱詩月帳星河次第開似此者

不一而足製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令言對曰鵲橋之會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鵲為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

見宮中有織婦來不失期多齋糧乘槎而去至一處遙

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至蜀問君平曰某

年月日客星犯牽牛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又荆楚

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

飲渚女與一石故問嚴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

審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夔州

高岷山導江神女后土靈仇之事唐高駘為淮南節

用之術酷信之用之曰后土夫人有靈仇遣使借兵

馬并李荃所換太白陰經辨以葦席畫甲兵之狀遣

用之燒於廟庭又以彩綵寫太白金陰經置於神側又

寧謾勞淮海寫衣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

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鬼出拂眉青童郎年必

探開事紫上湘靈冥會之詩湘靈玉題黃陵廟也唐李

是行雲秋色中二女娘見曰兒是精爽落何處

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羣玉至海陽言於

云吉生人叙奇遇之事猶托之他人如元稹劉若夫

其年名檢掃地矣沈括筆談二女當俱任妙之後人詩

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樂然曰嫦娥者月宮也文后三

者地祇貴神大禹聞天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海三皇者

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奇貞烈之倫焉有知世俗所

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

軒自空而降一仙姑得遇仙持箕箒陟少室山

素奕而終為泰山所使志願俱來既至仰觀

求偶仙妹乃命秦山主者與俱陟既至仰觀

事痛哭雲英之遇裴航唐裴航字道源河陰人

同舟胡越懷想冥冥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空相會

去願隨鸞鶴入青冥答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空相會

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後

藍橋渴見茅舍有老媪緝麻航揖之未幾媪呼曰雲

英擊一甌漿來飲之乃王液也媪曰欲娶此女但有

玉杵曰月餘得之媪曰豈有如此信士航夜窺之有

玉杵持杵雪光耀室媪曰吾為裴郎具帷帳俄見

大第仙童侍女引航相見為婚後夫妻入玉峯洞中

丹絳雪瓊英之蘭香之嫁張碩兒啼聲視之三歲女

子漁父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真天人也忽有青童

自空而來携女而去臨去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

也者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於洞庭君山張碩家碩修

道者也授之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去又神

仙別錄張碩無子娶妾其妻無已蘭香曰此易治

耳言卒而碩妻患瘡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蘭香曰

此治妬瘡數日之瘡損彩鸞之配文簫吳彩鸞吳

而無妬心妾遂生數男

州有崇元觀乃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彩鸞就學焉

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中秋日到西

山遊觀見一妹歌詞脫俗詩云若能相伴陟仙班應

得支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胎不怕雪霜寒

竟許成婚而改鍾陵文簫貧不自給彩鸞寫孫仙唐

韻運筆如飛白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

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往新興越情慾易生事跡難

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

天夜夜心李義山詩雲母屏風獨影深題峽之句曰

一自高唐賦成後楚鄉雲雨盡堪疑李義山詩非閑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事自

是襄王夢覺夫日月兩曜混淪之際開闢之初既已
知一自云云

具矣豈有舜妻之說竊樂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

之乎雲者山川靈氣兩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王之

賦輒指為房帷之樂譬言之衽席之歡慢天瀆神

衽席謂方氏曰別言之則坐者席卧者衽衽合言之則衽亦席也衽子遠生篇人之所最畏者衽席之上註

衣也莫此為甚湘君夫人楚辭媿皇為湘君帝舜之

配陟方之日書陟方乃死註蓋已老矣李羣玉者果

何人歟敢以媸邪之詞溷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

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

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取明亦則天之惡

故假此以諷之爾繼谷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

少耽閑事韋郎名安道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

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陳后山詩話宋

神舉無免者余謂慾界諸人當有配耦其無耦者則

無慾也如唐人記后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至造述鄙猥晉畢卓夜就隣甕盜飲為主人所縛明

教中自有樂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

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悉為白之母令雲霄

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讒家語孔子見羅者其

曰大雀不得何也答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可得大雀

從黃口者可得子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可得其人

則有網青蠅之玷也詩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

白使黑汗黑可使白喻後人能變亂善惡也玷詩大雅

寫登下

也玉病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

言知其偽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張騫河內人漢武帝

為博望侯列仙傳騫君平之辨石漢嚴遵字君平賣

百錢閉肆下簾列仙傳君平為王府仙宮又福州志

有道人嘗見老叟同室歲餘告曰君乃漢嚴君平取

一書授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

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先生乃王府仙曹暫謫人

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

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

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

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涵湧濤勢或曰水聲一飯之頃

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大星漸落雞三鳴而更五點

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箴之篋笥以待

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示焉慈嶺以西諸國通稱西域

賈胡胡之為賈者也唐書太宗曰撫翫移時改容言

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箴之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

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恣恣

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而去以為幄帳鼓蚺不敢

入以為衣帔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挾纊綿絮也

而燠盛夏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蚕蓋扶桑之葉所

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熾女機中之物乎君

何徒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

不返後二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峰者玉笥山有一在

長沙府在吉安者道書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
云此山肥美宜避兵 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
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 詢後五日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即今陝西鞏昌府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
祐間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
晉秋聲館似道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徒倚門
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詩却風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註以此賤妾
錢而正嬌微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源
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
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

君為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
宿甚相親昵也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
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
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
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為巨室妾媵侍女也
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寵
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衣衣
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
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惶愧
而不安書五子之歌願厚有也故數日不敢待君之
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

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鱈也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聲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羨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聲見之捕得遭遠竄又嘗齋雲水僧道也千人其數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啟於秋聲自往

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叔花結子在

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

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漳州今福建布政司木綿庵在府南

似道自建寧移詔循州時鄭虎臣押似道至此庵似道如則拉殺之先是有入贈以詩云循州不似台州好何不當又嘗有補人也營工泊舟蘓堤時方盛夏卧初早入山

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

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

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

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

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

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

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
曰三年爾源固未之信及期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
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
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
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
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海枯海渴也呂洞賓詩大
經幾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文天祥詩出門此情不泯
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茲志願足
矣請從此辭毋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壁而卧呼之不
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櫬而斂之將葬恠其柩甚輕
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爾珥珠在乃虛葬于此山

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為僧終其
身云

附錄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橋在

府東南隅古有其隣則弘農即今陝西西安府楊氏

弟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裔浦城娶於商浦

公即楊戴官至宣州推官工其孫女名采采與生中

表兄姝也中表異姓浦城已歿商氏尚存生少年氣

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采俱在童外詩總角外註

東髮也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采共

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采謂曰汝宜益
加進備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
親永以為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嚴
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竢他日生女因商氏
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月夕家人會飲沾醉遂
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樹垂蔭婆娑花方盛
開月色團圓香氣穠馥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是後
女年稍長不復過宅每歲節伏膺僅以兄妹禮見於
中堂而已閨閣深邃莫能致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
始開女以折花為名以碧瑤牋名書絕句二首令侍
婢秀香持以授生囑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
如樹朝朝腸斷屋西墻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勤種兩株願得他年如

此樹錦裁步障護明珠晉石崇與王愷以奢相尚愷作紫絳步障四十里石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奉答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攜

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裁翠柳隔芳園窄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

好語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二詩失

喜欲狂但翹首企足以待結禰之期而已

詩親結其禰註禰婦

人之禰母戎女而為之施於結

不計其他也女後以

多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

吳綾光澤

美好帕手巾題絕句于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裏頭眼波嬌溜滿

東坡詩佳人未肯回秋波

又光搖銀海眩生花道書以眼

風流不與愁相約

纔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高郵張氏兵起三吳擾亂

蘇常湖三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

亂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載吳元年

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奉母居錢塘故

址遣舊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

太原今隸山西王氏有子美蒼頭回報生雖張然絕

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導達其情遂市剪綵花

二盃紫綿脂百餅荆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

脂即綿遺蒼頭賫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

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

陵巨室開綵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趨趨

行不於門遮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之入

詢動靜顏色慘阻蒼頭以二物進女恠其無書具述

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約其

明日再來叙話蒼頭如命而往女剪烏絲襪修簡遺

生曰

國史補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又異間集霍小玉取珠絡縫綃囊中出越縵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

伏承來使具述前日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

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亾弱肉強食存遭禍亂

十載于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

逋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

詩終風且暴註終日

風也衛莊公狂暴夫人莊姜慮行露之沾濡

詩行

蓋不忍斥言之故此以終風慮行露之沾濡而不敢行耳

露註南國服文王之化不為強暴所汚者曰我豈

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行耳

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鴻蓋指鯉魚尺素之事

常惠教漢使者在京學中上林得雁足徑行小諒則常書言此等在京學中上林得雁足徑行小諒則

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顧伶俜單子之弱質值

屯蹇之哀年

易蹇屯二卦俱險難未泰之義往往對景闕情逢時

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懼而岑寂之中不勝傷

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屬耳半衾

未煖幽夢難通一枕纔歌驚魂又散視容光之減

舊知憔悴之因郎

鶯鶯贈張生詩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小為菊人

著不起為郎悵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虛度豈意

高明一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沱回餘光以反

照烈女傳齊女徐吾者與隣婦合焯夜績吾貧而起焯不屬隣婦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

常先去掃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

室之中益一人焯不為益暗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遂復與績傳燈錄採葑菲

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遂復與績傳燈錄採葑菲

五十五

之下體詩米藟米菲無以下體註下體根也言米藟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

也記蘿葛之微蹤復致耀首之華膏唇之飾哀容

頓改厚惠何施雖荷恩私愈增慚愧而况邇來形

銷體削食減心煩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

兄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

恩情未盡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婚姻於後世爾臨

楮嗚咽悲不能禁復製五十六字上瀆清覽苟或

察其辭而恕其意使篋扇懷恩漢班婕妤好失寵作秋扇詩曰常恐秋

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篋中恩情中道絕綵袍戀德則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詩云

好因緣是惡日緣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命妓奏弱蘭為驛卒女每日掃地陶悅

与狎目与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日緣惡日緣只得舞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

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季令開宴只怨干戈不

怨天兩世玉簫猶再合何時金鏡得重圓彩鸞舞

後腸空斷青雀飛來信不傳安得神靈如倩女芳

魂容易到君邊

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日緣長記中秋半夜天鴛枕沁紅粧

淚濕鳳衫凝碧唾花圓漢趙飛燕外傳云后与其妹婕妤好坐后誤唾婕妤袖

婕妤好日好唾染人紺碧玉似石上花故令尚絃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為石華廣袖斷絃

無復鸞膠續舊盒空勞蝶使傳惟有當時端正月

清光能照兩人邊

併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日蓋
終不能忘情焉爾生之友山陽瞿佑備知其詳既以
理論之複製滿庭芳一闕以著其事詞曰滿庭芳

月老難憑

杜陵韋固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旦往龍興寺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

皆下向月檢書現之不識其字固問之老人曰此非人間書乃幽冥之書凡幽吏皆管入生之事固

曰然則君何主曰管天下之婚固問囊中何物曰君婦僅三歲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

赤繩耳以系夫妻之足雖仇敵之家貴賤相殊吳楚異鄉終不可追固娶王泰女年果十七宋城宰

聞之題其旅星期易阻報成婚日期御溝紅葉堪燒

辛勤動玉

唐僖宗宮女韓氏於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

到人間放御溝中有士人于祐拾得就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泛溝逆流歸

同姓之親乃嫁祐各示所得葉韓泣曰事豈偶然

莫非前定冰開宴云今日可謝媒韓氏笑答曰一
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

友方知紅媒擬美鳳凰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露

葉是良媒後黃山谷在荆州見冷家女子絕美
葉烟條尋春晚後其家以嫁貧民曰賦水仙花寓

意其數聯曰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借因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數年山谷卒

子勉請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山谷友高綠陰青

子鷓鴣已無聊鷓鴣鳴鷓鴣禮孟秋之一名鷓鴣始鳴楚詞曰

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註其言惡註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聊賴也漢書無狸於口

註狸賴也○藍橋雖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大

曆中有一品者家有美妓名紅綃生見之寢食俱廢但吟詩曰誤到蓬萊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

半掩深宮月應照瓊樓雪豔愁磨勒曰此小事耳奴為郎君必能成之生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

是夜踰十重垣負姬而出匿之後二年一品知之

命甲士使擒磨勒勒飛出帳歡踰永隔離恨難消

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還他未

了佛氏宿世債腸斷可憐宵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

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仗義者聞之則茅山藥

成唐五仙客之亂劉震有女曰無效其父為婚後曰

客適過劉家蒼頭塞鴻傳信於無效報書云富平縣

古押衙有心人往求之仙客造謁所願必致之古生

曰君意將有求焉感君之恩終身報效仙客以宗告

生求得一丸令無效舊婢作中使賜此藥令自盡古

年俠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剪燈新話下終



110X
493
2